

吳語台州方言的確認義句末標記 ——以仙居和臨海方言為例

潘雪雨晴、盧笑予*

北京師範大學

提要

吳語台州方言中有兩類與量詞“個”同源の確認義句末標記。其中，一般確認標記為“個”的弱化形式，用於表達肯定語氣；強化確認標記則與“個”同形，用於強調事件或狀態“本就如此”。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的產生分別源自“個”在有核和無核結構中的功能虛化，並反映出修飾和領屬兩類語義的分化。

關鍵詞

台州方言，一般確認標記，強化確認標記，領屬，修飾

* 盧笑予為本文通訊作者。

1. 引言

吳語中，除杭州等少數方言點使用“的”以外，其他方言點中相當於普通話“的”的成分大多為量詞“個”的弱化形式或變體（錢乃榮 1998；趙日新 1999）。位於句中時，“個”用作定語標記，並在無中心語的情況下構成“個”字短語；位於句末時，“個”常構成“是……個”判斷句，用於表示說話人的主觀確認語氣。針對共同語中句末“的”與名詞化標記“的”的語素同一性問題，已有大量學者討論（朱德熙 1961；袁毓林 2003；完權 2013；范曉蕾 2024），下文對“個”的功能和演變的分析也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吳語台州片方言除使用“個”的弱化形式外，非弱化的“個”也可出現於句末位置。¹戴昭銘（2006: 162）較早描寫到這個現象。他指出天台方言中相當於普通話“的”的成分為“個”，讀作弱化音 [koʔ⁰]。²弱化形式可在句末表肯定語氣，但當強調“本來如此、本該如此”的意思時，句末的“個”就要恢復為單字本音 [kou⁵]，例如：

- (1) a. 天亮會落雨個 [koʔ⁰]。（明天會下雨的。）
 b. 天亮會落雨個 [kou⁵]。（明天本來就該下雨的嘛。）
 (2) a. 眠床是舊年做個 [koʔ⁰]。（床是去年做的。）
 b. 眠床是舊年做個 [kou⁵]。（床本來就是去年做的嘛。）

本文將句末表肯定語氣的弱化形式稱作“一般確認標記”，將強調“本來就”的非弱化形式稱作“強化確認標記”。強化確認標記在仙居、天台和臨海等台州北部方言中使用較為廣泛。本文主要以仙居和臨海兩地方言為例，描寫句末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在形式、語義和句法上的異同，並探討確認義句末標記的來源和演變路徑。

2. 兩類確認義句末標記的區別與聯繫

2.1. 語音形式

朱德熙（1961）將北京話中的“的”區分為三個不同的語素——副詞詞尾“的₁”、狀態形容詞詞尾“的₂”和名詞化標記“的₃”。在仙居和臨海方言中，與北京話“的₃”

¹ 吳語台州片主要分佈在浙江省台州市及周邊區域。台州片方言一般劃分為三小片。其中，仙居和天台方言為一片，臨海、三門及寧海部分地區方言為一片，台州市區（包括椒江、黃岩、路橋）、溫嶺、玉環及樂清部分地區方言為一片。

² 本文方言語料中，上標個位數字表示調類，1為陰平，2為陽平，8個調類以此類推，0為輕聲。數字加下劃線表示小稱調。

功能相當的成分實現為多個不同的語音形式，不同形式的使用受語義關係和中心語隱現等因素影響。

仙居方言中，有核定語標記為“啲 [kəʔ⁰]”，“喔 [ueʔ⁰]”作為有核定語標記時可用於單音節形容詞之後。無核定語標記為“喔 [ueʔ⁰]”，但在表領屬的成分之後，“喔 [ueʔ⁰]”和“個 [ko⁰]”可以互換。

- | | |
|------------------------------|-------------|
| (3) 薄薄哇啲書（薄薄的書） | 【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
| (4) 我要箇件白喔 / 啲襯衫。（我要這件白的襯衫。） | 【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
| (5) 我啲書（我的書） | 【有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
| (6) 個蘋果是紅喔。（這個蘋果是紅的。） | 【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
| (7) 蘋果是我個 / 喔。（蘋果是我的。） | 【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

臨海方言中，有核定語標記和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為“啲 [kəʔ⁰]”，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為“個 [ke⁰]”。

- | | |
|---------------------|-------------|
| (8) 紅啲蘋果（紅的蘋果） | 【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
| (9) 小王啲書（小王的書） | 【有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
| (10) 蘋果是紅啲。（蘋果是紅的。） | 【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
| (11) 書是張三個。（書是張三的。） | 【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

從形式上看，仙居方言的一般確認標記為“喔 [ueʔ⁰]”，與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及無核定語標記相同；強化確認標記為“個 [ko⁵]”，與量詞“個”同音，並與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聲韻一致。臨海方言的一般確認標記為“啲 [kəʔ⁰]”，與有核定語標記和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相同；強化確認標記為“個 [ke⁵]”，同樣與量詞“個”同音，並與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聲韻一致。如下表所示：

表 1 仙居和臨海方言的確認義句末標記及其同音成分

		仙居方言	臨海方言
有核定語標記	修飾	啲 [kəʔ ⁰]、喔 [ueʔ ⁰]	啲 [kəʔ ⁰]
	領屬	啲 [kəʔ ⁰]	
無核定語標記	修飾	喔 [ueʔ ⁰]	個 [ke ⁰]
	領屬	個 [ko ⁰]、喔 [ueʔ ⁰]	
一般確認標記		喔 [ueʔ ⁰]	啲 [kəʔ ⁰]
強化確認標記		個 [ko ⁵]	個 [ke ⁵]
量詞		個 [ko ⁵]	個 [ke ⁵]

2.2. 語義語用差異

范曉蕾 (2024) 指出，普通話句末的“的”應當區分出“過去焦點化”和“確認語氣”兩個功能，“的_{焦點}”用於凸顯句子的焦點成分，“的_{確認}”用於確認命題的真實性，兩者間的演變關係為“的_{焦點}”→“的_{確認}”。仙居方言句末“喔 [ueʔ⁰]”以及臨海方言句末“啲 [kəʔ⁰]”同普通話句末“的”的用法相同，既可用於指示焦點也可用於表示確認，本文主要討論其作為一般確認標記時的使用情況。³

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都可用于已然、未然和慣常事件中。用於陳述句末時，一般確認標記傳達肯定語氣，強化確認標記則強調“本來就、原本就”的語義，例如：

- (12) 仙居：a. 我十年前便住塊喔。（我十年前就住這裡。） 【已然】
 b. 我十年前便住塊個。（我十年前就一直住這裡。）
- (13) 臨海：a. 渠天亮會 / 要去啲。（他明天會 / 要去的。） 【未然】
 b. 渠天亮（本身便）（*會） / 要去個。（他明天本來就要去的。）
- (14) 仙居：a. 牛奶我一直牢²吃喔。（牛奶我一直都在喝。） 【慣常】
 b. 牛奶我一直牢²吃個。（牛奶我本來就一直在喝。）

例 (13) 表明，在未然事件中，一般確認標記與情態詞之間的搭配範圍較廣，它既可以同“會”共現，也可以同“要”共現；而強化確認標記主要與“要”共現，排斥與“會”共現。⁴ 根據范曉蕾 (2020: 178)，“會”通常引出“未確認的將來事件”，而“要”則引出“已確認的將來事件”；即“會”在認識情態上傾向於“或然”而“要”傾向於“必然”，“要”的客觀確認度比“會”更強。強化確認標記與高確認度的“要”更適配，說明與一般確認標記相比，強化確認標記含有更強的確認義。

與一般確認標記相比，強化確認標記額外強調事件或狀態始終如是（例 15–16）。受自身語義影響，強化確認標記只能同“本來就”相搭配，而一般確認標記不僅可以同“本來就”相搭配，還可以同表示“現在已不這樣”的時間副詞“本來、原來”等相配合（例 17–18）。

³ 參照范曉蕾 (2024)，仙居方言句末“喔 [ueʔ⁰]”和臨海方言句末“啲 [kəʔ⁰]”表確認語氣時的句法表現與“的_{確認}”基本一致。在句子語氣上，范曉蕾 (2024) 指出“的_{確認}”僅限於陳述句。但仙居和臨海方言中的一般確認標記還可用於疑問句，詳見下文 2.3 節。

⁴ 強化確認標記排斥與認識情態詞“會”共現，但可以與表內在能力的“會”共現。例如：
 (i) 仙居：我車會開來個。（我本來就會開車。）
 (ii) 臨海：A：弗是講渠是瞎眼人口 [uəʔ⁰] □ [le⁰]？B：亂講，渠會望著個。（A：不是說他是盲人嗎？B：胡說，他能看見的。）

- (15) 仙居：a. 渠老酒牢^ㄟ吃喔。（他有在喝酒的。）
b. 渠老酒牢^ㄟ吃個。（他一直有在喝酒的。）
- (16) 臨海：a. 渠香菜 < 弗會 > 吃個。（他不吃香菜的。）
b. 渠香菜 < 弗會 > 吃個。（他本來就不吃香菜的。）
- (17) 仙居：a. 渠本來便住塊喔 / 個。（他本來就住這裡的。）
b. 渠本來住塊喔 / (* 個)，上年搬去口 [ε⁰]。（他本來住這裡的，去年搬走了。）
- (18) 臨海：a. 渠本來便住頭^ㄟ個 / 個。（他本來就住這裡的。）
b. 渠本來住塊個 / (* 個)，上年搬去了。（他本來住這裡的，去年搬走了。）

唐為群（2010）在分析表“原先”義的副詞“本來”時認為其含有兩方面的語義：其一是強調動作或性狀的“原先”狀況，有明確的時間終點；其二是表示事情或情況始終如此，沒有時間終點，並常與“就”連用以加強確認語氣。李明（2018）指出，“本來”含有追原義，並可基於後來的情況與之前有無變化區分出 [+ 對比] 和 [- 對比] 兩種用法。例（17a）和（18a）中的“本來”為 [- 對比] 用法，表示某種情形不僅之前存在，還將一直存在；例（17b）和（18b）中的“本來”則為 [+ 對比] 用法，表示某種情形只在之前存在，現在已經不同了。由此可見，強化確認標記只適用於已經產生並將延續下去的事件或狀態，而一般確認標記在使用上不受行為或性狀存續與否的影響。

強化確認標記還可以同表示狀態延續的副詞“一直”和強調事件早已發生的副詞“便”共現（例 12b、14b），但不能同表示事件剛發生的副詞“扣 [k^həy⁵¹]”共現。而一般確認標記既可以同“一直”和“便”共現（例 12a、14a），也可以同“扣”共現，例如：

- (19) 仙居：概^ㄟ楊梅扣^ㄟ馱來喔 / (* 個)。（這些楊梅是剛拿來的。）

此外，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的使用還與前文預設密切相關。一般確認標記構成的句子與普通話的“的_{確認}”句一致，所預設的是談話另一方質疑謂語 VP 所指的命題是否為真（范曉蕾 2024）。如仙居方言例（20）所示，提問者詢問“他是否住在杭州”，回答者可以提供肯定或否定的解答，但此時句末只能使用一般確認標記，不使用強化確認標記。

- (20) A：渠住杭州口 [ue⁰]？（他住杭州嗎？）

B：對，渠住杭州喔。（對，他住杭州的。）|沒有，渠住臨海喔。（沒有，他住臨海的。）

強化確認標記構成的句子預設談話另一方認為謂語 VP 所指命題為假或不在預期內。仙居方言例（21）中，發話人認為“這些題他會做”是一個假命題。答話人通過強化確認標記“個”強調“這些題他會做”是一個長期存在的事實，從而肯定了命題的真實性。

(21) A：概²題目渠做弗來。（這些題他不會做。）

B：<弗會>啦，概²題目渠會做來個。（不會啦，這些題他本來就會做的。）

例（22）中，發話人對第三人的聰明表示驚訝，即“沒想到他如此聰明”；例（23）中，發話人肯定了第三人當前的表現，即“他此刻是聰明的”。在這兩個例子中，發話人或持有“他原本不聰明”的預設，或對第三人原先的情況並不知曉。換言之，“他一直很聰明”並不在發話人的預期內。在例（22）–（23）中，答句句末只能使用強調確認標記，不能替換為一般確認標記。上文已提及，與一般確認標記相比，強化確認標記表示事件或狀態“本就如此”，在答句中可以強調“他不僅現在聰明，以前也聰明”。借助強化確認標記，答話人可以對發話人所掌握的信息進行補充，並對發話人的預設加以修正。

(22) A：渠概²題目都會做來，裝法箇聰明啉！（他這些題都會做，怎麼這麼聰明呀！）

B：渠（本來便）聰明個。（他本來就聰明。）

(23) A：渠概²題目都會做來，蠻聰明喔。（他這些題都會做，挺聰明的。）

B：渠（本來便）聰明個。（他本來就聰明。）

2.3. 句子類型

仙居和臨海方言中，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都可用於疑問句。仙居方言中，一般確認標記“喔 [ueʔ⁰]”受語音形式影響，在疑問句中只能與語氣詞“啦 [la⁰]”“呢 [nɛ⁰]”“啉 [le⁰]”等連用，不與零聲母的語氣詞連用（例 24–25）。臨海方言中，一般確認標記“啲 [kəʔ⁰]”同語氣詞之間沒有形式上的衝突，連用較為自由（例 26–27）。

(24) 爾住哪塊喔啦 / 呢 / 啉？（你住哪裡的呀？）

(25) 爾住塊喔啦？（你住這裡的嗎？）

- (26) 爾住何裡嗰啲？（你住哪裡的呀？）
(27) 爾一直都住葛塊_塊個□ [uε⁰]？（你一直住這裡的嗎？）

仙居方言中，強化確認標記“個 [ko⁵]”可以同語氣詞“欸 [ε⁰]”“啲 [lε⁰]”“啊 [a⁰]”“噢 [œ⁰]”以及中性是非問語氣詞“□ [uε⁰]”“□ [uœ⁰]”等連用，⁵ 構成特指問句或是非問句（例 28–29）。臨海方言中，強化確認標記“個 [ke⁵]”同樣可以與語氣詞“啲 [lε⁰]”“噶 [ga⁰]”以及中性是非問語氣詞“□ [uε⁰]”等連用，表達特指問或是非問（例 30–31）。

- (28) 何人一直住塊個欸 / 啲 / 啊 / 噢？（誰一直住這裡呀？）
(29) 爾一直住塊個□ [uε⁰] / □ [uœ⁰] / 啊？（你一直住這裡嗎？）
(30) 何人以前便住頭_塊個啲？（誰以前就住這裡呀？）
(31) 爾以前便住頭_塊個□ [uε⁰] / 噶？（你以前就住這裡嗎？）

由於強化確認標記含有“本來就”的語義，因此在疑問句中常與表時間的副詞性成分“一直”“以前便_{以前就}”等共現，用以提問某一事件或狀態是否“始終如是”。

2.4. 連用順序

強化確認標記還可以與一般確認標記連用，連用的順序為“強化確認標記 + 一般確認標記”。例如：

- (32) 仙居：我住塊個啲。（我本來就住這裡的。）
(33) 臨海：渠曉得個啲。（他本來就知道的。）

臨海方言中，強化確認標記“個”之後常常帶“（啲）物事”。“物事 [mɔ²zɿ⁶]”本是表物品統稱的名詞，在句末位置上詞彙意義丟失，虛化為帶有量化特徵的評價性語氣成分，表價值小量。例（34）中，“物事”的存在表達了說話人認為此事“不重要”“沒什麼大不了”的主觀態度。

- (34) 渠曉得個（啲）物事，弗用問渠。（他本來就知道的，不用問他。）

仙居方言中與臨海方言“物事”相當的名詞性成分為“東西 [noŋ²ei¹]”，不過仙居方言中句子末尾及強化確認標記之後不存在“（啲）東西”一類的成分。

⁵ 仙居方言中的中性是非問語氣詞可能是否定詞“噯”與語氣詞“欸 [ε⁰]”“噢 [œ⁰]”的合音。



(35) * 我住塊個嗰東西。(我本來就住這裡。)

2.5. 句法位置

強化確認標記可以出現在句中或句末，而一般確認標記只能用於句末。例(36) – (37)表明，在名詞中心語和主句謂語前的關係從句及主語從句中，只能使用強化確認標記。

(36) 【關係從句】

仙居：{ 住塊個 / (* 喔) 嗰 } 人渠都認著。(一直住這裡的人他都認識。)

臨海：{ 渠曉得個 / (* 嗰) 嗰 } 物事弗用問渠。(他本來就知道的東西不用問他。)

(37) 【主語從句】

仙居：{ 渠兩個認著個 / (* 喔) } 也弗奇怪。(他們兩個本就認識也不奇怪。)

臨海：{ 渠兩個認得個 / (* 嗰) } 也弗奇怪。(他們兩個本就認識也不奇怪。)

例(38) – (40)表明，在謂詞後的賓語從句句末、獨立的條件小句句末以及主句句末，強化確認標記和一般確認標記都可以出現，且兩個確認標記可以連用。

(38) 【賓語從句】

仙居：我識得 { 爾一直住塊個 / 喔 / 個喔 }。(我知道你一直住這裡(的)。)

臨海：我曉得 { 爾一直住塊個 / 嗰 / 個嗰 }。(我知道你一直住這裡(的)。)

(39) 【條件小句】

仙居：{ 個人渠值²本來便認著個 / 喔 / 個喔 }，渠便 < 弗會 > 來問口 [ε⁰]。(這個人他要是原本就認識，他就不會來問了。)

臨海：{ 個_兒人渠要是本來便認得個 / 嗰 / 個嗰 }，渠便 < 弗會 > 走勒問了。(這個人他要是原本就認識，他就不會來問了。)

(40) 【主句】

仙居：我游泳一直牢²遊個 / 喔 / 個喔。(我一直有在游泳。)

臨海：游泳我一直在得²遊個 / 嗰 / 個嗰。(我一直有在游泳。)

2.6. 完句功能

劉丹青(2019: 481-482)指出，上海吳語句末“個 [gəʔ]”作為基本直陳式標記在使用上具有強制性。仙居方言句末的“喔”和臨海方言句末的“嗰”與上海吳語有著

相同表現。從這一角度看，一般確認標記在肯定句中和在表達慣常事件時（參見范曉蕾（2020: 218）對蘇州吳語的分析）可視為一種典型的完句手段。

同時，強化確認標記也具備一定的完句性。仙居和臨海方言中，帶結果補語或動相補語的述補結構作謂語時均不能直接完句（例 41）。兩地方言使這類句子轉化為自足句的手段基本一致：1）在述補結構前添加表示動作行為發生不久的副詞“扣²”（例 42）；2）添加否定詞（例 43）；3）在句末添加完成體標記（仙居方言用“口 [ɛ⁰]”“𠵼 [iɛɔ³]”，臨海方言用“了 [iɔ]”）⁶（例 44-45）；4）在句末添加強化確認標記“個”（例 46）。

- (41) a. 仙居：?飯煮熟（喔）。（飯煮熟。）|?箇隻蚊蟲死口 [gɛɔ⁰]（喔）。（這隻蚊子死掉。）
b. 臨海：?飯燒熟（咽）。（飯煮熟。）|?箇隻蚊蟲_兒死口 [gɔ⁰]（咽）。（這隻蚊子死掉。）
- (42) a. 仙居：飯扣²煮熟。（飯剛煮熟。）|箇隻蚊蟲扣²死口 [gɛɔ²⁴]。（這隻蚊子剛死掉。）
b. 臨海：飯扣²燒熟。（飯剛煮熟。）|箇隻蚊蟲_兒扣²死口 [gɔ⁰]。（這隻蚊子剛死掉。）
- (43) a. 仙居：飯嘸煮熟。（飯沒煮熟。）|箇隻蚊蟲嘸死口 [gɛɔ²⁴]。（這隻蚊子沒死掉。）
b. 臨海：飯嘸燒熟。（飯沒煮熟。）|箇隻蚊蟲_兒嘸死口 [gɔ⁰]。（這隻蚊子沒死掉。）
- (44) a. 仙居：飯煮熟口 [ɛ⁰]。（飯煮熟了。）|箇隻蚊蟲死口 [gɛɔ⁰]口 [ɛ⁰]。（這隻蚊子死掉了。）
b. 臨海：飯燒熟了 [iɔ⁰]。（飯煮熟了。）|箇隻蚊蟲_兒死口 [gɔ⁰]了 [iɔ⁰]。（這隻蚊子死掉了。）
- (45) a. 仙居：飯煮熟𠵼²。（飯已經煮熟了。）|箇隻蚊蟲死口 [gɛɔ⁰]𠵼²。（這隻蚊子已經死掉了。）
b. 臨海：飯燒熟了 [iɔ³]。（飯已經煮熟了。）|箇隻蚊蟲_兒死口 [gɔ⁰]了 [iɔ³]。（這隻蚊子已經死掉了。）

⁶ 仙居方言的完成體標記“口 [ɛ⁰]”相當於普通話“了₂”；另一完成體標記“𠵼 [iɛɔ³]”與過去時強關聯，帶有“早就/早已”的語義。臨海方言的完成體標記“了 [iɔ]”讀輕聲時功能與仙居方言“口 [ɛ⁰]”相當；另還可以讀為高降調 51，調值與單字調中的陰去調相同，正文標為表現陰去調的“了 [iɔ³]”（可能是早期陰聲類小稱變調形式的殘留），此時功能與仙居方言“𠵼 [iɛɔ³]”相同，亦帶有“早就/早已”的語義。

- (46) a. 仙居：飯煮熟個。(飯本來就煮熟了。)|箇隻蚊蟲死□[gə⁰]個。(這隻蚊子本來就死掉了。)
- b. 臨海：飯燒好個。(飯本來就煮熟了。)|箇隻蚊蟲_兒死□[gə⁰]個。(這隻蚊子本來就死掉了。)

例(46)中，強化確認標記“個”之後還可以添加一般確認標記。此處一般確認標記“喔/個”雖非必要的完句成分，但功能上同樣是表示言者對所述命題的肯定態度：

- (47) a. 仙居：飯煮熟個喔。(飯本來就煮熟了。)|箇隻蚊蟲死□[gə⁰]個喔。(這隻蚊子本來就死掉了。)
- b. 臨海：飯燒好個個。(飯本來就煮熟了。)|箇隻蚊蟲_兒死□[gə⁰]個個。(這隻蚊子本來就死掉了。)

強化確認標記“個”後常可附加語氣詞(仙居方言用“□[hi⁰]”臨海方言用“□[he⁰]”)以凸顯主觀語氣。言者用“□[hi⁰]”“□[he⁰]”突顯對聽者觀點的不認同或修正，這是對強化確認標記“個”在語義上的進一步強調：

- (48) a. 仙居：飯早早煮熟個□[hi⁰]。(飯早已經煮熟了。)→前提預設：聽者說飯沒熟。
- b. 臨海：飯老早燒熟個□[he⁰]。(飯早已經煮熟了。)→前提預設：聽者說飯沒熟。

此外，雖然強化確認標記與完成體標記都可用於例(41)所示的非自足句句末，但二者構成的句子在語義上並不相同。對比仙居方言的例句：

- (49) 飯煮熟□[ε⁰]。(飯煮熟了。)
- (50) 飯煮熟_完。(飯已經煮熟了。)
- (51) 飯煮熟個。(飯本來就煮熟了。)

例(49)–(50)表達“飯由生變熟”這一事件的發生，而例(51)強調“飯是熟的”這一狀態。完權(2013)區分了“事態句”和“事件句”，前者以對事件的狀態或屬性的指稱為手段進行交際，後者以對事件的陳述為手段進行交際。因此可以說，強化確認標記表達事態性，完成體標記則表達事件性。

受語義限制，仙居和臨海方言的強化確認標記只能用於可持續的事態中，因此不能出現在表示動作結束的完結體標記“過”⁷“完”及結果補語“死”“歇”“好”之後。例如：

- (52) * 我飯吃過個。(我吃過飯了。)|* 我飯吃完個。(我吃完飯了。)
 (53) * 箇隻蚊蟲讓渠敲死個。(這隻蚊子被他打死了。)|* 我飯吃歇個。(我吃飯結束了。)|* 我飯吃好個。(我飯吃好了。)

2.7. 小結

綜上所述，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間的區別和聯繫可概括如下：

(一) 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使用不同的語音形式，二者的形式差異與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和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間的對立存在平行性；

(二) 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都表示肯定語氣，都可用于已然、未然和慣常事件中。但強化確認標記含有“本來就”之義，重在強調事件或狀態“本就如此”；

(三) 強化確認標記在句法層次上低於一般確認標記。一般確認標記“喔/個”不影響命題意義的完整性，在台州方言中是一種基本語氣形式（作為直陳式標記強制性出現），處於言語行為層（CP層）。強化確認標記“個”一方面受其語義影響，對命題內容起到補充說明的作用；同時因其語義中所包含的強烈主觀性特徵，加之句法位置常處於句末，所以存在從時體情態層（TP層）提升至言語行為層的跡象。

表2 確認義句末標記異同比較

異同 \ 標記	一般確認標記	強化確認標記
語音形式	與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相同	與量詞“個”相同，與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聲韻一致
語義差異	表示肯定語氣	表肯定的同時強調事件或狀態“本就如此”
事件類別	已然、未然、慣常	
前文預設	談話另一方質疑謂語 VP 所指的命題是否為真（無傾向性）	談話另一方認為謂語 VP 所指命題為假或不在預期內
句子類型	陳述句、疑問句	

⁷ 表經歷義的“過”則可與強化確認標記共現，例如：

(i) 仙居/臨海：飛機我坐過個。(飛機我本來就坐過。)

連用順序	強化確認標記在前，一般確認標記在後	
句法位置	句末	句中、句末
完句功能	處於 CP 層，具備完句性	處於 TP 層 /CP 層，具備完句性

3. 確認義句末標記的來源

3.1. 修飾與領屬的區分

如上文所述，仙居和臨海方言中的一般確認標記在形式上與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相同，強化確認標記則在形式上與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聲韻一致。無核定語標記在修飾和領屬上的形式分化是台州北部方言的共有特徵。仙居、臨海和天台三地方言中的無核定語標記如下表所示：

表 3 仙居、臨海和天台方言中的無核定語標記

	仙居方言	臨海方言	天台方言
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喔 [ueʔ ⁰]	啲 [kəʔ ⁰]	□ [kaʔ ⁰]
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個 [ko ⁰]、喔 [ueʔ ⁰]	個 [ke ⁰]	個 [kou ⁵]

戴昭銘（2006: 99）描寫的天台方言有核定語標記為“□ [koʔ⁰]”，而無核定語標記則須區分表修飾的“□ [kaʔ⁰]”和表領屬的“個 [kou⁵]”。⁸其中，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與量詞“個”同音，二者具有同源關係。

- (54) 我拉個做□ [koʔ⁰] 生活（我們做的活兒） 【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55) 我□ [koʔ⁰] 小人（我的孩子） 【有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56) 生活是我拉個做□ [kaʔ⁰]。（活兒是我們做的。） 【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57) 小人是我個。（小孩是我的。） 【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屬於太湖片的吳語丹陽方言定語標記也區分修飾性定語和領屬性定語。根據蔡國璐編（1995），丹陽方言有兩個 k- 系定語標記“過 [kəʔ]”和“格 [kæʔ⁷]”，其後的中心語都可以省略。“過”只用於形容詞和物質名詞等構成的修飾性定語之後，如“紅

⁸ 本文例（1）–（2）和例（54）–（57）分別引自戴昭銘（2006: 162）和戴昭銘（2006: 99）。對比例（1）和例（56）可見，天台方言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似有“□ [koʔ⁰]”和“□ [kaʔ⁰]”兩個形式，但書中並未對此做出解釋。根據本文調查，天台西鄉方言的定語標記均為“□ [koʔ⁰]”，不區分中心語的有無及語義關係的不同類型。

過花、木頭過傢俱”；“格”不在單音節形容詞和某些物質名詞後出現，既可用於表修飾，也可用於表領屬，如“好聽格話、我格衣裳”。

閩南方言的情況則與台州方言更為相似。李豔惠（2012）將臺灣閩南方言定語標記 e 的語音形式根據被領有成分 YP 是否省略（即“有核”與“無核”）以及中心語前成分 XP 的語類（表修飾的形容詞與關係小句為一類，表領屬的名詞性成分為另一類）區分為三類，三類定語標記聲調不同，即：

- 1) “名詞性 XP+e+Ø”（YP 省略，無核）中 e 需讀本調；
- 2) “形容詞 / 關係小句 XP+e+Ø”（YP 省略，無核）中 e 讀輕聲；
- 3) “XP+e+YP”（有核）中無論 XP 是哪類，e 均讀為第五聲變調。

此外，呂曉玲（2012）描寫泉州南安閩南方言時也明確提到，作為定語標記的“其”（即有核結構中的“的”）讀為陽平調變調，而作為轉指標記的“其”（即無核結構中的“的”）根據其前成分的區別，分別讀為本調（表領屬）和輕聲（非表領屬），這種功能表現與臺灣閩南方言和台州方言基本一致，說明吳閩方言均對這兩類功能差異敏感。

從性質上看，修飾和領屬是兩類具有本質區別的語義關係：在典型的修飾關係中，被修飾成分為物，修飾語為形容詞，後者表現前者在大小、形狀等方面的量級屬性；而在典型的領屬關係中，領有者為人，被領有者為親屬、身體部位等關係名詞，兩者之間存在永久性的關聯關係（Nikolaeva & Spencer 2013）。這種語義關係上的差異也會反映在句法表現之中。首先，修飾性定語標記和領屬性定語標記可能有不同的來源。跨語言看，漢藏語中許多語言的定語標記存在不同層次，領屬性定語標記在起源上可能先於修飾性定語標記，二者並不同源（戴慶廈、聞靜 2011）。同時北方官話方言中亦有類似現象，如山東無棣方言中的修飾性定語標記和領屬性定語標記互補分佈且來源有別：表修飾性的“的 [ti⁰]”標記形容詞性情狀定語和動詞性關係從句定語；表領屬性的“那 [nə⁰]”標記名詞性領屬定語，是遠指指示詞“那”語法化的結果（張磊 2021）。

其次，一些修飾性定語標記和領屬性定語標記儘管來源相同，也可能有不同的發展路徑和演變層次，進而在形式上體現出修飾和領屬的分化。根據郭銳、李知恩（2021）對量詞功能的考察，由量詞演化而來的領屬定語標記和關係化定語標記之間沒有蘊涵關係，兩類定語標記可能由不同的路徑分別發展而來。項夢冰（2001）指出，吳語結構助詞“個”與量詞同源，但在共時層面可能產生弱化音和非弱化音並存，或不同時間層次的多個弱化音並存的局面。這些不同的語音表現便可用於區分不同的語法功能。項夢冰（2001）認為，天台方言中的定語標記都是“個”，其中有核定語標

記為晚近的弱化音“□ [koʔ⁰]”，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為早期的弱化音“□ [kaʔ⁰]”，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則為非弱化音“個 [kou⁵]”。

此外，修飾性定語和領屬性定語可能傾向於與不同的中心語相結合，體現出修飾和領屬在描寫性、限定性等方面的語義差異。盛益民（2017）指出，“量名”結構作中心語時，最容易受領屬定語的修飾。黃燕旋（2020）在描寫潮州方言“指量名”結構時指出，量詞單獨做中心語時，僅受領屬定語、處所詞、時間詞和關係從句等成分修飾，修飾語不能是形容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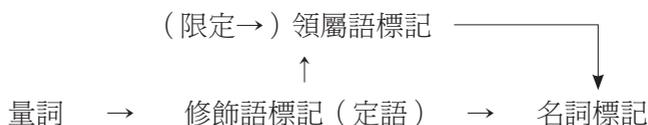
戴慶廈、聞靜（2011）還提到，修飾、領屬等語義關係是否通過定語標記體現，與定語標記的概括度有關。台州方言和閩南方言中，有核定語標記概括度高，使用單一的語音形式，無核定語標記則須依靠不同的語音形式來體現不同的語義關係：閩南方言中，領屬和修飾的區別體現在聲調上，表領屬的無核定語標記讀本調，表修飾的無核定語標記讀輕聲；台州方言中，領屬和修飾的區別更為明顯，表領屬時使用“個”的非弱化形式，表修飾時則使用“個”的弱化形式。

仙居、臨海和天台三地方言中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的產生和應用，正是修飾性定語標記與領屬性定語標記在分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3.2. 確認義句末標記的語法化路徑

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在形式和功能上都與量詞“個”存在同源關係。根據李小軍（2016b），“個”從個體量詞到結構助詞的演化模式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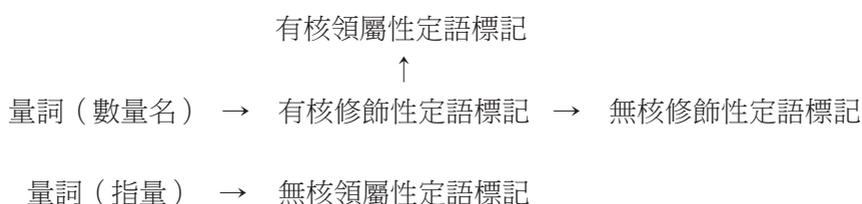
圖 1 量詞“個”的演化路徑（李小軍，2016b）



曹廣順（1994）指出，因數詞“一”的省略和數量義的虛化，虛指的量詞“個”在表示事物性質和狀態的形容詞之後發展為結構助詞，由“個”所連接的定語和中心語最初構成一種修飾和被修飾的關係。李小軍（2016b）則進一步明確“修飾語 + 個 + 被修飾語”這類描述性結構可以通過吸收語境中的限定義向領屬結構發展，“個”也隨之在有核結構中產生領屬語標記的用法；當語境要求凸顯事物的性質或特徵屬性時，修飾性結構的中心語可以不出現，“個”因此可以在無核結構中獲得轉指的語義功能，成為名詞標記。

雖然修飾性結構和領屬性結構中的“個”都可以在無核結構中作名詞標記使用，但仙居、臨海和天台方言的共時特徵表明，無核結構中的“個”存在修飾和領屬之分，其發展路徑應當分立而非合併。根據郭銳、李知恩（2021），無核領屬定語標記和無核關係化定語標記可以同有核領屬定語標記和有核關係化定語標記相互演變，也可能直接由指量轉指功能發展而來。因此，基於仙居、臨海以及天台方言無核定語標記的形式和功能差異，我們認為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源自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的進一步發展，而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則直接源自量詞的轉指功能，即：

圖 2 兩類無核定語標記的分化路徑



在此基礎上，一般確認標記由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演變而來。范曉蕾（2024）指出，普通話句末助詞“的”的演變關係為“名詞化標記→過去焦點化標記→確認義語氣詞”。在仙居、臨海和天台方言中，一般確認標記的演變路徑可概括為“量詞（數量名）→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焦點標記→一般確認標記”。

以臨海方言為例，量詞“個”最初作為修飾語和名詞的中間項，被重新分析為表修飾的定語標記，語音促化為“個 [kəʔ⁰]”（例 58）。基於“XP+ 個 +YP”這一結構上的同構性，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的使用擴展至有核領屬結構（例 59）。當中心語不出現時，“個”構成表轉指的無核修飾性結構（例 60）。

- | | |
|---------------------|-------------|
| (58) 紅個蘋果（紅的蘋果） | 【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
| (59) 我個書包（我的書包） | 【有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
| (60) 蘋果是甜個。（蘋果是甜的。） | 【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 |

在例（61）中，句末位置上的“個”可被分析為焦點標記。作為焦點標記，“個”的句法轄域可覆蓋句子謂語，這表明“個”既可用於窄焦點句，也可用於寬焦點句。在焦點句末，“個”吸收語境中的強調和確認義，進一步主觀化為一般確認標記（例 62）。

- | | |
|---------------------------------------|----------|
| (61) 蘋果（是）我買來個，弗是偷來個。（蘋果是我買來的，不是偷來的。） | 【焦點標記】 |
| (62) 蘋果渠吃過個。（他吃過蘋果的。） | 【一般確認標記】 |

強化確認標記使用“個”的非弱化形式，區別於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個”，應與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直接相關，其語法化路徑為“量詞（指量）→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焦點標記→強化確認標記”。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可能直接來自“領屬定語+指量”結構中指示詞的脫落（郭銳、李知恩 2021）。在臨海方言的“領屬者+指量”結構中，指示詞可以省略。非“個”量詞構成的“領屬者+量詞”結構仍帶有明確的定指義，且量詞須兒化（例 63）。而“個”作為通用量詞，⁹其在“領屬者+個”結構中進一步經歷了語義泛化和重新分析，由一個獨立成分變為依附于領屬者的詞綴。

“個”通常與人稱代詞或指人名詞搭配使用，並可出現在時間及處所名詞之後，表達廣義領屬關係。此外，詞綴“個”在丟失指示義的同時也失去兒化特徵，語音上需讀作輕聲的“[ke⁰]”（例 64a-c）。

(63) 我本_兒我馱轉來了 [iɔ⁰]。（我（的）這本（書）我拿回來了。）

(64) a. （葛）隻書包是我個。（（這）個書包是我的。）

b. （葛）三張報紙是基日個。（（這）三張報紙是今天的。）

c. 仙居是台州個。（仙居是台州的。） 【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

如例（65）所示，句末的“個”在表領屬的同時，也可標記對比焦點。與焦點標記“個”不同，“個”作為焦點標記時只能出現在表示領有者的名詞短語之後，構成窄焦點句。在整體語義上，“個”構成的焦點句強調領屬關係的恒定性和固有性。受領屬義影響，“個”在主觀化為強化確認標記的同時，仍只能與持續存在的事件或狀態相配合（例 66a-b）。在語音形式上，作為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和焦點標記的“個”讀作輕聲，而作為強化確認標記的“個”讀作陰去調，恢復為量詞“個”的本調。

(65) （葛）隻書包（是）小王個，弗是我個。（這個書包是小王的，不是我的。）

【焦點標記】

(66) a. （葛）隻書包（本身便_{本來就}）（是）小王個。（這個書包本來就是小王的。）

b. 我（本身便）曉得個。（我本來就知道的。） 【強化確認標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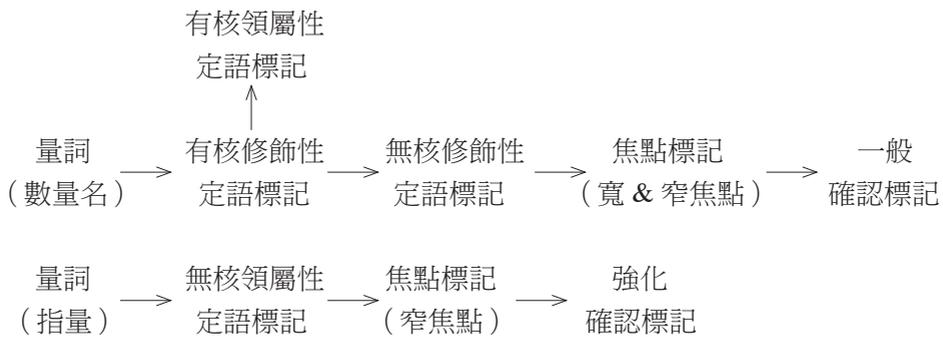
“個”在聲調上的“還原”現象正是一種語用強化的表現：例如在普通話中，“本來”這類表達言者立場態度的認識情態義副詞通常帶有句子重音，通過重讀反映言者的強調和肯定語氣。例（66a）中，“本身便_{本來就}”的出現表達了言者的主觀確認態度。句末的“個”在同“本身便_{本來就}”等成分連用的過程中經語境吸收（absorption of context）獲得副詞的主觀性語義，進而在語音上也回歸非輕聲的本調形式。例（66a）

⁹ “個”在臨海方言中可能是早期的通用量詞。目前臨海方言中的量詞“個”僅限於與指人名詞組合，通用量詞為“隻”。而仙居方言中量詞“個”的使用範圍仍然較廣，可視作通用量詞。

中，“個”存在無核領屬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兩層解讀，可讀作輕聲或本調；而例（66b）中，“個”用在動詞短語“曉得^{知道}”後，不具備領屬義，且“個”只能讀作本調陰去調，已經是典型的句末強化確認標記。由此可見，從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發展為強化確認標記是一個主觀化的過程，但這一過程並不必然產生語音的弱化形式，如李小軍（2016a: 362）就認為語音強化也是語法化演變中的一種音變現象；一個詞彙項在語法化過程中詞彙義雖然虛化了，但是情態義卻增加了，如果演變後的語法詞整體語義強度還大於以前，那麼這一語法項的語音就很可能強化。

綜上所述，確認義句末標記的語法化路徑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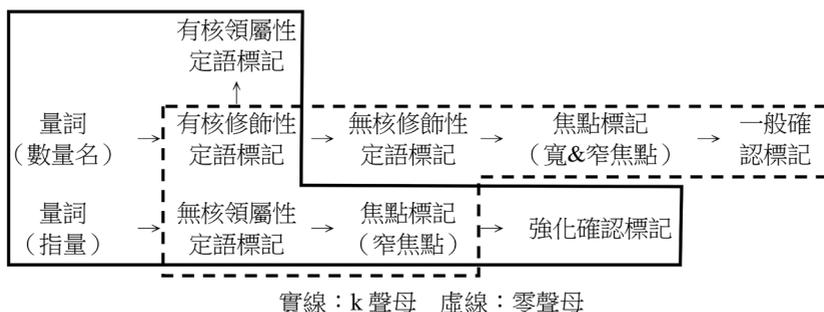
圖 3 確認義句末標記的語法化路徑



3.3. 仙居方言確認義句末標記的多源性

在共時層面上，仙居方言中相當於北京話“的₃”的成分有 k 聲母（包括“個 [ko]”“個 [kəʔ]”）和零聲母（“喔 [ueʔ]”）兩類形式。不同形式所承擔的語法功能既有區分，也有重疊，如下圖所示：

圖 4 兩類語音形式的功能分佈



仙居方言中，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有“個 [kəʔ⁰]”和“喔 [ueʔ⁰]”兩個形式，後者用於單音節形容詞之後，使用範圍受限。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和窄焦點標記有“個 [ko⁰]”和“喔 [ueʔ⁰]”兩個形式，在使用中基本可以互換。不同形式的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在功能上的重疊現象也見於台州片溫嶺方言。李榮（1992）描寫的溫嶺方言領屬性定語標記有“個 [kie⁰]”和“個 [kə⁰]”，兩者都由量詞“個 [kie⁵⁵]”發展而來。“個 [kie⁰]”只能用作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例 67），“個 [kə⁰]”可以用作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和有核領屬性定語標記，且有“[gə⁰, [hə⁰]”等自由變體（例 68–69）。對比例（67）和（68）可見，同為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個 [kie⁰]”在語義上強調領屬者的所有權，而“個 [kə⁰]”在表達領屬關係時，並不凸顯領屬者的排他性所有權。

- (67) 爾講兩個 [kie⁰]，渠講渠個 [kie⁰]。（你說你的，他說他的——兩人爭所有權。）
 (68) 爾講兩個 [gə⁰~kə⁰]，渠講渠個 [gə⁰~kə⁰]。（各說各的，兩人說不到一塊兒。）
 (69) 我個 [kə⁰~gə⁰~hə⁰] 書（我的書）

與溫嶺方言不同，仙居方言的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個 [ko⁰]”只用於強調所有權關係，而“喔 [ueʔ⁰]”則可用於強調或不強調領屬者的所有權（例 70a–b）。在強調所有權關係時，用“個 [ko⁰]”更加自然。臨海方言的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為單一形式，因此不論是否凸顯領屬者的所有權，都只能使用“個 [ke⁰]”（例 71），句子所表達的具體語義須借助語境識別。

- (70) 仙居：a. 爾講爾個 / 喔，渠講渠個 / 喔。（你說你的，他說他的——兩人爭所有權。）
 b. 爾講爾喔，渠講渠喔。（各說各的，兩人說不到一塊兒。）
 (71) 臨海：爾講爾個，渠講渠個。（你說你的，他說他的——兩人爭所有權。/ 各說各的，兩人說不到一塊兒。）

在仙居方言相當於“的₃”的兩類形式中，k 聲母形式與量詞“個”聯繫緊密，而零聲母形式“喔 [ueʔ⁰]”在仙居方言中無法直接對應於一個確切的實義詞。根據潘雪雨晴（2022），仙居方言中相當於“的₂”的狀態形容詞後綴主要有兩個形式，分別為“哇 [ua⁰]”和“喔 [ueʔ⁰]”。¹⁰ 仙居方言中相當於“的₃”的零聲母形式“喔 [ueʔ⁰]”

¹⁰ 仙居方言中的狀態形容詞後綴“喔 [ueʔ⁰]”可能是後綴“哇 [ua⁰]”的促化，也可能與定語標記“喔 [ueʔ⁰]”具有同一性，情況較為複雜，本文暫不討論。

可能正是狀態形容詞後綴“哇 [ua⁰]”與 k 聲母形式的定語標記在組合使用中的合音形式。¹¹

朱德熙 (2020) 指出，狀態形容詞有兩種名詞化的方式，一是將“的₂”和“的₃”連用，構成組合式，二是將“的₂”直接替換為“的₃”，構成置換式。仙居方言中，狀態形容詞作定語使用時既可以使用組合式，也可以使用置換式。在組合式中，狀態形容詞後綴“哇 [ua⁰]”需要與源自量詞的定語標記“個 [kəʔ⁰]”共現，在這一組合使用的過程中，極有可能產生合音形式“喔 [ueʔ⁰]”。

作為狀態形容詞後綴同定語標記的合音形式，“喔 [ueʔ⁰]”繼承了形容詞的修飾性特徵和定語標記的基本功能。在“狀態形容詞+喔 [ueʔ⁰]+中心語”這一有核結構中，“喔 [ueʔ⁰]”沿著“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無核修飾性定語標記→焦點標記→一般確認標記”的路徑發展，與弱化自量詞“個”的有核修飾性定語標記“個 [kəʔ⁰]”展開競爭。

在“狀態形容詞+喔 [ueʔ⁰]”這一無核結構中，“喔 [ueʔ⁰]”獲得轉指功能，成為無核定語標記，並可用於修飾性結構和領屬性結構中。在仙居方言中，“喔 [ueʔ⁰]”雖已具備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和窄焦點標記兩種用法，但始終未能發展成強化確認標記。這可能同“喔 [ueʔ⁰]”的非單純量詞來源相關。根據前文 3.2 節的討論，由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和焦點標記發展至強化確認標記伴隨著語音強化現象，在臨海和天台方言中，強化確認標記都表現為與量詞“個”在聲韻調上完全相同。參照這一演變模式，仙居方言中來自合音形式的“喔 [ueʔ⁰]”難以實現聲韻調的強化還原，也就無法發展為強化確認標記。

4. 結語

吳語台州片中存在兩個確認義句末標記。其中，一般確認標記表達說話人的主觀確認語氣，與普通話句末助詞“的”的功能相當；強化確認標記強調事件或狀態“本就如此”，該標記不對應於普通話中的任何句末成分。

一般確認標記和強化確認標記都與量詞“個”同源，但產生於不同的句法結構中：前者與大部分漢語東南方言句末標記演變路徑相仿，經有核修飾性定中結構脫落中心語後逐步發展而來；而後者可能來自指量結構的轉指用法，是無核領屬性定語標記進

¹¹ 匿名評審指出，仙居方言中的“喔 [ueʔ]”可能同“個 [kəʔ]”一樣，也是“個 [ko]”的一種弱化形式，即“ko>koʔ~kuoʔ>uoʔ>ueʔ”。我們認為，“喔 [ueʔ]”可能是狀態形容詞後綴同定語標記“個 [kəʔ⁰]”的合音形式，無法單純視作量詞“個 [ko]”的弱化。

一步發展的結果，未經歷中心語脫落的環節。無核定語標記區分修飾和領屬的情況見於吳語台州片方言和閩南方言之中，並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即修飾標記使用弱化形式或讀作輕聲，領屬標記使用非弱化形式或讀作本調。

在仙居方言中，一般確認標記與強化確認標記的形式差異還可能同定語標記與其他成分間的合音形式相關。台州方言確認義句末標記的產生和演變反映了吳語量詞“個”的多功能性，也進一步體現出漢語方言類“的”語法成分在形式分類和功能分化上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鳴謝

本文獲得廣東省社科基金學科共建項目（GD23XZY01）及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23AYY009）資助。本文曾在第十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2024年6月27至28日，香港中文大學）上宣讀，感謝與會學者及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本文如有謬誤，概由作者負責。

參考文獻

- 蔡國璐（編）。1995。丹陽方言詞典。見李榮（編），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Guolu Cai (ed.). 1995. *Danyang Fangyan Cidian*. In Rong Li (ed.), *Xiandai Hanyu Fangyan Dacidian*.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 曹廣順。1994。說助詞“個”。古漢語研究 4。28–32。Guangshun Cao. 1994. Shuo zhuci “ge”. *Guhanyu Yanjiu* 4. 28–32.
- 戴慶廈、聞靜。2011。漢藏語的“的”字結構。漢語學報 4。11–20。Qingxia Dai & Jing Wen. 2011. Hanzangyu de “de” zi jiegou. *Hanyu Xuebao* 4. 11–20.
- 戴昭銘。2006。天台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Zhaoming Dai. 2006. *Tiantai Fangyan Yanji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范曉蕾。2020。漢語情態詞的語義地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Xiaolei Fan. 2020. *Hanyu Qingtaici de Yuyi Ditu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范曉蕾。2024。句末助詞“的”的功能分類及語義演變。漢語學報 2。2–14。Xiaolei Fan. 2024. Jumo zhuci “de” de gongneng fenlei ji yuyi yanbian. *Hanyu Xuebao* 2. 2–14.
- 郭銳、李知恩。2021。量詞的功能擴張。中國語文 6。691–712。Rui Guo & Zhi'en Li. 2021. Liangci de gongneng kuozhang. *Zhongguo Yuwen* 6. 691–712.
- 黃燕旋。2020。潮州方言“指量名”結構的分化及演變。語言科學 19(5)。542–560。Yanxuan Huang. 2020. Chaozhou fangyan “zhiliangming” jiegou de fenhua ji yanbian. *Yuyan Kexue* 19(5). 542–560.
- 李明。2018。副詞“本”的演變。古漢語研究 3。2–15。Ming Li. 2018. Fuci “ben” de yanbian. *Guhanyu Yanjiu* 3. 2–15.
- 李榮。1992。溫嶺方言的輕聲。方言 1。1–8。Rong Li. 1992. Wenling fangyan de qingsheng. *Fangyan* 1. 1–8.
- 李小軍。2016a。漢語語法化演變中的音變及音義互動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Xiaojun Li. 2016a. *Hanyu Yufahua Yanbian zhong de Yinbian ji Yinyi Hudong Guanxi*.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李小軍。2016b。漢語量詞“個”的語義演化模式。《語言科學》15(2)。150–164。Xiaojun Li. 2016b. Hanyu liangci “ge” de yuyi yanhua moshi. *Yuyan Kexue* 15(2). 150–164.
- 李豔惠。2012。從臺灣閩南語 e 看漢語含“的”的名詞短語結構。《東方語言學》11(1)。82–92。Yen-Hui Audrey Li. 2012. Cong Taiwan Minnanyu e kan Hanyu han “de” de mingci duanyu jiegou. *Dongfang Yuyanxue* 11(1). 82–92.
- 劉丹青（編）。2019。《語法調查研究手冊（第2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Danqing Liu (ed.). 2019. *Yufa Diaocha Yanjiu Shouce*, di 2 ban.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呂曉玲。2012。福建南安方言結構助詞“其”的連用格式。《中國語文》1。50–53。Xiaoling Lü. 2012. Fujian Nanan fangyan jiegou zhuci “qi” de lianyong geshi. *Zhongguo Yuwen* 1. 50–53.
- 潘雪雨晴。2022。浙江仙居方言類“的”語法成分研究。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Xueyuqing Pan. 2022. *Zhejiang Xianju fangyan lei “de” yufa chengfen yanjiu*. Shanghai: Shanghai Waiguoyu Daxue shuoshi xuwei lunwen.
- 錢乃榮。1998。吳語中的“個”和“介”。《語言研究》2。78–89。Nairong Qian. 1998. Wuyu zhong de “ge” he “jie”. *Yuyan Yanjiu* 2. 78–89.
- 盛益民。2017。漢語方言定指“量名”結構的類型差異與共性表現。《當代語言學》19(2)。181–206。Yiming Sheng. 2017. Hanyu fangyan dingzhi “liangming” jiegou de leixing chayi yu gongxing biaoqian. *Dangdai Yuyanxue* 19(2). 181–206.
- 唐為群。2010。副詞“本來”和“本來”句。《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63(4)。477–482。Wei-qun Tang. 2010. Fuci “benlai” he “benlai” ju. *Wuhan Daxue Xuebao*, renwen kexue ban 63(4). 477–482.
- 完權。2013。事態句中的“的”。《中國語文》1。51–61。Quan Wan. 2013. Shitaiju zhong de “de”. *Zhongguo Yuwen* 1. 51–61.
- 項夢冰。2001。關於東南方言結構助詞的比較研究。《語言研究》2。1–6。Mengbing Xiang. 2001. Guanyu dongnan fangyan jiegou zhuci de bijiao yanjiu. *Yuyan Yanjiu* 2. 1–6.
- 袁毓林。2003。從焦點理論看句尾“的”的句法語義功能。《中國語文》1。3–16。Yulin Yuan. 2003. Cong jiaodian lilun kan juwei “de” de jufa yuyi gongneng. *Zhongguo Yuwen* 1. 3–16.
- 張磊。2021。山東無棣方言的定語標記“那 [·nə]”。《方言》1。73–81。Lei Zhang. 2021. Shandong Wudi fangyan de dingyu biaoji “na [·nə]”. *Fangyan* 1. 73–81.
- 趙日新。1999。說“個”。《語言教學與研究》2。36–52。Rixin Zhao. 1999. Shuo “ge”.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2. 36–52.
- 朱德熙。1961。說“的”。《中國語文》12。1–15。Dexi Zhu. 1961. Shuo “de”. *Zhongguo Yuwen* 12. 1–15.
- 朱德熙。2020。“的”字的方言比較研究。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61，1–4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Dexi Zhu. 2020. In Beijing Daxue Zhongguo Yuyanxue Yanjiu Zhongxin *Yuyanxue Luncong* Bianweihui (ed.), “De” zi de fangyan bijiao yanjiu. *Yuyanxue Luncong* 61, 1–43.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Nikolaeva, Irina & Andrew Spencer. 2013. Possession and modification – A perspective from Canonical Typology. In Dunstan Brown, Marina Chumakina & Greville G. Corbett (eds.), *Canonical morphology and syntax*, 207–2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ntence-final Markers of Affirmation in the Taizhou Wu Dialect: Take Xianju and Linhai Dialects for Example

Xueyuqing Pan and Xiaoyu Lu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t the end of sentences, the Taizhou Wu dialect employs two affirmative markers that are both derived from the classifier *ge*. The general affirmative marker takes the weak form of *ge* and helps to express a sense of confirmation, while the emphatic affirmative marker is homophonous with *ge* and is used to assert that an event or state is inherently the case. The general affirmative marker and the emphatic affirmative marker evolved through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ge* in headed and headless structures, respectively, which also reflects a salient distinction between modification and possession.

Keywords

Taizhou dialect, general affirmative marker, emphatic affirmative marker, possession, modification

通訊地址：珠海 香洲區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潘雪雨晴）

珠海 香洲區 北京師範大學 文理學院 中文系（盧笑予）

電郵地址：panxueyuqing@mail.bnu.edu.cn（潘雪雨晴）

91122020100@bnu.edu.cn（盧笑予）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9月2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5月20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6月4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6月16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7月31日